

安陽縣志

四

安陽縣志卷之七

邑令襄平馬國楨纂修

人物志

鄉賢

孝義

貞烈

隱逸

流寓

國楨曰聞之申甫自獄降而傳說爲列星入才  
之生天地之靈萃焉蓋非偶也安邑山水盤紆  
代挺名喆然歷年滋多舊聞放失名湮沒而無

傳者可勝道哉太史公曰忠臣賢士德不布聞  
有司之過也今詳稽遠考論次其人或勲銘鐘  
鼎或學貫天人或志節盡報主之忠或文章振  
華國之藻斯誠賢矣其次敦雍肅於寢門矜廉  
恥於閭里亦孝友之準式安可畧焉若乃伯姬  
之倫堅貞自矢遭難捐軀不污不辱推此志與  
日月爭光可也至於易占肥遯詩賦白駒高蹈  
清風洵羽可儀而志可則亦有高人達士因宦

游而卜築托知交而擇鄰者雖一時寄跡而奕  
世流芳故竝列之以俟尙論者考焉作人物志

○鄉賢

晉

邵續字嗣祖邑人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  
理義鈔解天文初爲成都王穎叅軍穎將討長  
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  
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穎不納後爲苟晞叅

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  
命數百人以孤危無援權附石勒勒以續子又  
爲督護旣而段匹磾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  
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  
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絕於  
勒勒乃害又元帝以續爲平原樂平太守右將  
軍冀州刺史進北平將軍假節封祝阿子大興  
初匹磾率衆攻段末柸石勒知續孤危遣石虎

乘虛圍續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虎  
伏騎斷其後遂爲虎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  
兒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  
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續旣  
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  
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  
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羣官續被獲之後  
竺等與匹磾嬰城距寇勒屢遣虎攻之戰守疲

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鴛與竺一等悉  
見獲續竟遇害

唐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  
而正倫正言正藏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爲世歎  
羨調騎尉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  
觀元年擢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  
敢多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

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  
累德帝悅賜綵緞二百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  
庶子兼崇賢館學士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  
仍兼太子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辨治稱  
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  
審之教而不從其語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  
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子卽表聞坐漏洩  
上語貶交州都督旋流驩州久之授郢石二州



刺史顯慶元年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  
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襄陽縣公正倫工屬文無  
子以兄子志靜爲嗣五世孫羔羔子中立皆顯  
名

戴胄字元印邑人性堅正幹局明彊隋末爲門下  
錄事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義均父子  
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  
願尊正王室擬伊周以宰天下世充詭曰善俄

脅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爲鄭州長史使與王  
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叅軍卽  
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  
其人哉卽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  
東上閣尙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  
罪當死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陛下錄  
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  
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

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遷者盛集有詭資庵胄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旣知不可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帝從其言胄數犯顏據正參處法意至

析秋毫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尙書  
左丞胄明敏長於操決無宿疑杜如晦遺言請  
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尙書貞觀四年以  
本官參預朝政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爲  
罷役胄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卽削  
藁秘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  
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七年卒  
帝爲舉哀封道國公謚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

詔有司爲立廟聘其女爲道王妃房玄齡魏徵  
與冑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

張蘊古邑人爲幽州記室太宗卽位上大寶箴賜  
以東帟除大理丞後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爲  
妖言蘊古按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御史權  
萬紀劾奏好德兄爲蘊古本州刺史蘊古阿意  
欲釋有罪上誅蘊古旣而悔之敕今後有罪雖  
令卽決仍三覆乃行刑

李延壽世居相州貞觀中補崇賢館學士以修撰  
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百藥多  
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  
南謂北爲沙漠北指南爲島燹其史於本國詳  
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改正未成而歿延  
壽旣數與論譔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  
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作本紀十三列傳八十  
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

本紀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醜詞過本書遠甚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藏副秘閣仍別錄以賜太子云

杜羔正倫五世孫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亂不知所之羔憂號終日及兄兼爲澤判官官鞫獄有媼辨對不凡乃羔母因

得奉養不知父墓晝夜哀慟他日舍佛寺觀柱  
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亦有  
耆老識其隴因是乃得墓元和中爲萬年令時  
許季同爲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稅不時  
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辯列尤苦尹不爲縱羔  
乃謁宰相請移散官憲宗遣中使問狀具對府  
政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奪尹三月俸議者  
以羔爲直後以工部尙書致仕卒贈尙書右僕



射謚曰敬

杜中立字無爲羔子以門廕歷太子通事舍人開  
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人謂宰  
相曰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閑闕我家二  
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詔宗正卿取世家子  
以聞中立由是尙真源長公主中立數求自試  
言朝廷法令備具吾若不任事何賴貴戚撓天  
下法耶帝聞而異之轉太僕衛尉二少卿遷司